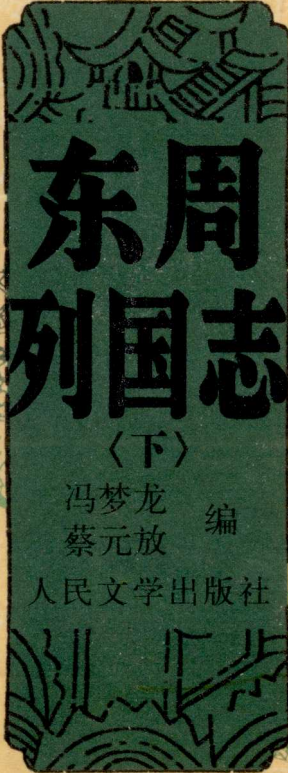


华夏英雄传系列



东周 列国志

〈下〉

冯梦龙 编
蔡元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华夏英雄传系列

东周 列国志

〈下〉

冯梦龙 编
蔡元放 校注
黄 钧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1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21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30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39
第 六 回	
卫石碛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48
第 七 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57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66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72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79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88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98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106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113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23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30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138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47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56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65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76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87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96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207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219
第二十六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29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37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46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53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6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70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踰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77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87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96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305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14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官中	323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3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42

第 四 十 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52

第 四 十 一 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362

第 四 十 二 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371

第 四 十 三 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 379

第 四 十 四 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388

第 四 十 五 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96

第 四 十 六 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405

第 四 十 七 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13

第 四 十 八 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馀诒秦 423

第 四 十 九 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433

第 五 十 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442

第 五 十 一 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452

第 五 十 二 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相服戏朝 462

第 五 十 三 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471

第 五 十 四 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480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490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499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509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518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528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537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547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558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56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575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585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594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603
第六十八回	
贺鹿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615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624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635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646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657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667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679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690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700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711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721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733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745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755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瞶子路结纓 765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778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790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801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驸忌鼓琴取相	811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822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833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843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853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863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经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873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882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891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901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909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祿廷辱魏使	918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929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941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95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961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970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980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988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997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1006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1014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1023

附录 东周列国志人物索引 1031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官程婴匿孤

话说晋兵追齐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娄^①，安营下寨，打点攻城。齐顷公心慌，集诸臣问计。国佐进曰：“臣请以纪侯之甗^②及玉磬，行赂于晋，而请与晋平。鲁、卫二国，则以侵地还之。”顷公曰：“如卿所言，寡人之情已尽矣。再若不从，惟有战耳！”国佐领命，捧着纪甗、玉磬二物，径造晋军。先见韩厥，致齐侯之意。韩厥曰：“鲁、卫以齐之侵削无已，故寡君怜而拯之。寡君则何仇于齐乎？”国佐答曰：“佐愿言于寡君，返鲁、卫之侵地如何？”韩厥曰：“有中军主帅在，厥不敢专。”韩厥引国佐来见郤克，克盛怒以待之，国佐辞气俱恭。郤克曰：“汝国亡在旦夕，尚以巧言缓我耶？倘真心请平，只依我两件事。”国佐曰：“敢问何事？”郤克曰：“一来，要萧君同叔之女^③为质于晋；二来，必使齐封内垄亩尽改为东西行。万一齐异日背盟，杀汝质，伐汝国，车马从西至东，可直达也。”国佐勃然发怒曰：“元帅差矣！萧君之女非他，乃寡君之母，以齐、晋匹敌言之，犹晋君之母也。那有国母为质人国的道理？至于垄亩纵横，皆顺其地势之自然，若惟晋改易，与失国何异？元帅以此相难，想不允和议了。”郤克曰：“便不允汝和，汝奈我何？”国佐曰：“元帅勿欺齐太甚也！齐虽褊小，其赋千乘；诸臣私赋，不下数百。今偶一挫衄，未及大亏。元帅必不允从，请收合残兵，与元帅决战于城下！一战不胜，尚可再战，再战不胜，尚可三战，若三战俱败，举齐国皆晋所有，何必质母东亩为哉？佐从此辞矣！”委甗、磬于地，朝上一揖，昂然出营去了。

季孙行父与孙良夫在幕后闻其言，出谓郤克曰：“齐恨我深矣，

必将致死于我。兵无常胜，不如从之。”郤克曰：“齐使已去，奈何？”行父曰：“可追而还也。”乃使良马驾车，追及十里之外，强拉国佐，复转至晋营。郤克使与季孙行父、孙良夫相见，乃曰：“克恐不胜其事，以获罪于寡君，故不敢轻诺。今鲁、卫大夫合辞以请，克不能违也，克听子矣。”国佐曰：“元帅已俯从敝邑之请，愿同盟为信。齐认朝晋，且反鲁、卫之侵地。晋认退师，秋毫无犯。各立誓书。”郤克命取牲血共歃，订盟而别。释放逢丑父复归于齐。齐顷公进逢丑父为上卿。晋、鲁、卫、曹之师，皆归本国。宋儒论此盟，谓郤克恃胜而骄，出令不恭，致触国佐之怒，虽取成而还，殊不足以服齐人之心也。

晋师归献齐捷，景公嘉战鞌之功，郤克等皆益地。复作新上中下三军：以韩厥为新中军元帅，赵括佐之；巩朔为新上军元帅，韩穿佐之；荀雅为新下军元帅，赵旃佐之，爵皆为卿。自是晋有六军，复兴伯业。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复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赵氏之短，潜于景公。又厚结栾、郤二家，以为己援。此事且搁过一边，表白在后。

齐顷公耻其兵败，吊死问丧，恤民修政，志欲报仇。晋君臣恐齐侵伐，复失伯业，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使各国仍还其所侵之地。自此诸侯以晋无信义，渐渐离心。此是后话。

且说陈夏姬嫁连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从军于郟，夏姬遂与其子黑要烝淫。及襄老战死，黑要恋夏姬之色，不往求尸，国人颇有议论。夏姬以为耻，欲借迎尸之名，谋归郑国。申公屈巫遂赂其左右，使传语于夏姬曰：“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归郑国，申公晚即来聘矣。”又使人谓郑襄公曰：“姬欲归宗国，盍往迎之？”郑襄公果然遣使来迎夏姬。楚庄王问于诸大夫曰：“郑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独对曰：“姬欲收葬襄老之尸，郑人任其事，以为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庄王曰：“尸在晋，郑安从得之？”屈巫对曰：“荀蒍者，荀首之爱子也。蒍为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军，而与郑大夫皇戌素相交厚，其必借郑皇戌居间，使讲解于楚，而以王子^④及襄

老之尸，交易荀蒍。郑君以郟之战，惧晋行讨，亦将借此以献媚于晋，此真情无疑矣。”话犹未毕，夏姬入朝辞楚王，奏闻归郑之故。言下泪珠如雨，曰：“若不得尸，妾誓不反楚！”楚庄王怜而许之。

夏姬方行，屈巫遂致书于郑襄公，求聘夏姬为内子。襄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婴齐^⑤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楚，欲结为姻亲，乃受其聘币，楚人无知之者。屈巫复使人至晋，通信于荀首，教他将二尸易荀蒍于楚，以实其言。荀首致书皇戌，求为居间说合。庄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之尸，乃归荀蒍于晋，晋亦以二尸畀楚。楚人信屈巫之言为实，不疑其有他故也。及晋师伐齐，齐顷公求救于楚，值楚新丧，未即发兵。后闻齐师大败，国佐已及晋盟，楚共王曰：“齐之从晋，为楚失救之故，非齐志也。寡人当为齐伐卫、鲁，以雪鞑耻。谁能为寡人达此意于齐侯者？”申公屈巫应声曰：“微臣愿往！”共王曰：“卿此去经由郑国，就便约郑师以冬十月之望，在卫境取齐，即以此期告于齐侯可也。”屈巫领命归家，托言往新邑收赋，先将家属及财帛，装载十馀车，陆续出城。自己乘轺车^⑥在后，星驰往郑，致楚王师期之命。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二人之乐可知矣！有诗为证：

佳人原是老妖精，到处偷情旧有名。

采战一双今作配，这回麀战定输赢。

夏姬枕畔谓屈巫曰：“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将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之事，诉说一遍：“下官为了夫人，费下许多心机，今日得谐鱼水，生平愿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与夫人别寻安身之处，偕老百年，岂不稳便？”夏姬曰：“原来如此。夫君既不回楚，那使齐之命，如何消缴？”屈巫曰：“我不往齐国去了。方今与楚抗衡，莫如晋国，我与汝适晋可也。”次早，修下表章一通，付与从人，寄复楚王，遂与夏姬同奔晋国。

晋景公方以兵败于楚为耻，闻屈巫之来，喜曰：“此天以此人赐我也！”即日拜为大夫，赐邢^⑦地为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为氏，名臣，至今人称为申公巫臣。巫臣自此安居于晋。楚共王接得

巫臣来表，拆而读之，略云：

蒙郑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肖，遂不能辞。恐君王见罪，暂寓晋国。使齐之事，望君王别遣良臣。死罪！死罪！

共王见表大怒，召公子婴齐、公子侧使观之。公子侧对曰：“楚、晋世仇，今巫臣适晋，是反叛也，不可不讨。”公子婴齐复曰：“黑要烝母，是亦有罪，宜并讨之。”共王从其言，乃使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之族，使公子侧领兵擒黑要而斩之。两族家财，尽为二将分得享用。巫臣闻其家族被诛，乃遗书于二将，略云：

尔以贪谗事君，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

婴齐等秘其书，不使闻于楚王。巫臣为晋画策，请通好于吴国^⑧，因以车战之法，教导吴人。留其子狐庸仕于吴为行人^⑨，使通晋、吴之信，往来不绝。自此吴势日强，兵力日盛，尽夺取楚东方之属国。寿梦^⑩遂僭爵为王。楚边境被其侵伐，无宁岁矣。后巫臣死，狐庸复屈姓，遂留仕吴，吴用为相国，任以国政。

冬十月，楚王拜公子婴齐为大将，同郑师伐卫，残破其郊。因移师侵鲁，屯于杨桥^⑪之地。仲孙蔑请赂之。乃括国中良匠及织女、针女各百人，献于楚军，请盟而退。晋亦遣使邀鲁侯同伐郑国，鲁成公复从之。周定王二十年，郑襄公坚薨，世子费嗣位，是为悼公^⑫。因与许国争田界，许君诉于楚，楚共王为许君理直，使人责郑。郑悼公怒，乃弃楚从晋。是年，郤克以箭伤失于调养，左臂遂损，乃告老；旋卒。栾书代为中军元帅。明年，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栾书救之。

时晋景公以齐、郑俱服，颇有矜慢之心，宠用屠岸贾，游猎饮酒，复如灵公之日。赵同、赵括与其兄赵婴齐不睦，诬以淫乱之事，逐之奔齐，景公不能禁止。时梁山^⑬无故自崩，壅塞河流，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之。屠岸贾行赂于太史，使以“刑罚不中”为言，景公曰：“寡人未常过用刑罚，何为不中？”屠岸贾奏曰：“所谓刑罚不中者，失入失出，皆不中也。赵盾弑灵公于桃园，载在史册，此不

赦之罪，成公不加诛戮，且以国政任之。延及于今，逆臣子孙，布满朝中，何以惩戒后人乎？且臣闻赵朔、原、屏^⑭等，自恃宗族众盛，将谋叛逆。楼婴^⑮欲行谏沮，被逐出奔。栾、郤二家，畏赵氏之势，隐忍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主公声灵公之冤，正赵氏之罪耳。”景公自战邲时，已恶同、括专横，遂惑其言。问于韩厥，厥对曰：“桃园之事，与赵盾何与？况赵氏自成季以来，世有大勋于晋。主公奈何听细人之言，而疑功臣之后乎？”景公意未释然。复问于栾书、郤锜。二人先受岸贾之囑，含糊其词，不肯替赵氏分辨。景公遂信岸贾之言，以为实然。乃书赵盾之罪于版，付岸贾曰：“汝好处分，勿惊国人！”

韩厥知岸贾之谋，夜往下宫^⑯，报知赵朔，使预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诛，遂受恶名。今岸贾奉有君命，必欲见杀，朔何敢避？但吾妻见有身孕，已在临月，倘生女不必说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赵氏之祀。此一点骨血，望将军委曲保全，朔虽死犹生矣。”韩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⑰，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断贼之头！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贼臣蓄愤已久，一时发难，玉石俱焚，厥有力亦无用处。及今未发，何不将公主潜送公宫，脱此大难？后日公子长大，庶有报仇之日也。”朔曰：“谨受教！”二人洒泪而别。

赵朔私与庄姬约：“生女当名曰文，若生男当名曰武，文人无用，武可报仇。”独与门客程婴言之。庄姬从后门上温车，程婴护送，径入宫中，投其母成夫人去了。夫妻分别之苦，自不必说。

比及天明，岸贾自率甲士，围了下宫。将景公所书罪版，悬于大门，声言：“奉命讨逆。”遂将赵朔、赵同、赵括、赵旃各家老幼男女，尽行诛戮。旃子赵胜，时在邯郸，独免；后闻变，出奔于宋。当时杀得尸横堂户，血浸庭阶。简点人数，单单不见庄姬。岸贾曰：“公主不打紧，但闻怀妊将产，万一生男，留下逆种，必生后患。”有人报说：“夜半有温车入宫。”岸贾曰：“此必庄姬也。”即时来奏晋侯，言：“逆臣一门，俱已诛绝，只有公主走入宫中。伏乞主裁！”景

公曰：“吾姑^⑤乃母夫人所爱，不可问也。”岸贾又奏曰：“公主怀妊将产，万一生男，留下逆种，异日长大，必然报仇，复有桃园之事，主公不可不虑！”景公曰：“生男则除之。”岸贾乃日夜使人探伺庄姬生产消息。数日后，庄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夫人吩咐宫中，假说生女。屠岸贾不信，欲使家中乳媪入宫验之。庄姬情慌，与其母成夫人商议，推说所生女已死。此时景公耽于淫乐，国事全托于岸贾，恣其所为。岸贾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亲率女仆，遍索宫中。庄姬乃将孤儿置于裤中，对天祝告曰：“天若灭绝赵宗，儿当啼；若赵氏还有一脉之延，儿则无声。”及女仆牵出庄姬，搜其宫，一无所见，裤中绝不闻啼号之声。岸贾当时虽然出宫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孤儿已寄出宫门去了。”岸贾遂悬赏于门：“有人首告孤儿真信，与之千金；知情不言，与窝藏反贼一例，全家处斩。”又吩咐宫门上出入盘诘。

却说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一个是公孙杵臼，一个是程婴。先前闻屠岸贾围了下宫，公孙杵臼约程婴同赴其难。婴曰：“彼假托君命，布词讨贼，我等与之俱死，何益于赵氏？”杵臼曰：“明知无益。但恩主有难，不敢逃死耳！”婴曰：“姬氏有孕，若男也，吾与尔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犹未晚。”及闻庄姬生女，杵臼泣曰：“天果绝赵乎！”程婴曰：“未可信也，吾当察之。”乃厚赂宫人，使通信于庄姬。庄姬知程婴忠义，密书一“武”字递出。程婴私喜曰：“公主果生男矣！”及岸贾搜索宫中不得，程婴谓杵臼曰：“赵氏孤在宫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瞒过一时耳。后日事泄，屠贼又将搜索。必须用计，偷出宫门，藏于远地，方保无虞。”杵臼沉吟了半日，问婴曰：“立孤与死难，二者孰难？”婴曰：“死易耳，立孤难也。”杵臼曰：“子任其难，我任其易，何如？”婴曰：“计将安出？”杵臼曰：“诚得他人婴儿诈称赵孤，吾抱往首阳山中，汝当出首，说孤儿藏处。屠贼得伪孤，则真孤可免矣。”程婴曰：“婴儿易得也。必须窃得真孤出宫，方可保全。”杵臼曰：“诸将中惟韩厥受赵氏恩最深，可以窃孤之事托之。”程婴曰：“吾新生一儿，与孤儿诞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

藏孤之罪，必当并诛，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臼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为？”婴乃收泪而去。夜半，抱其子付于杵臼之手。即往见韩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后言及杵臼之谋。韩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医。汝若哄得屠贼亲往首阳山，吾自有出孤之计。”

程婴乃扬言于众曰：“屠司寇欲得赵孤乎，曷为索之宫中？”屠氏门客闻之，问曰：“汝知赵氏孤所在乎？”婴曰：“果与我千金，当告汝。”门客引见岸贾，岸贾叩其姓氏。对曰：“程氏名婴，与公孙杵臼同事赵氏。公主生下孤儿，即遣妇人抱出宫门，托吾两人藏匿。婴恐日后事露，有人出首，彼获千金之赏，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贾曰：“孤在何处？”婴曰：“请屏左右，乃敢言。”岸贾即命左右退避。婴告曰：“在首阳山深处，急往可得，不久当奔秦国矣。然须大夫自往。他人多与赵氏有旧，勿轻托也。”岸贾曰：“汝但随吾往，实则重赏，虚则死罪。”婴曰：“吾亦自山中来此，腹馁甚，幸赐一饭。”岸贾与之酒食。婴食毕，又催岸贾速行。岸贾自率家甲三千，使程婴前导，径往首阳山。纡回数里，路极幽僻，见临溪有草庄数间，柴门双掩。婴指曰：“此即杵臼孤儿处也。”婴先叩门，杵臼出迎，见甲士甚众，为仓皇走匿之状。婴喝曰：“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儿在此，亲自来取，速速献出可也。”言未毕，甲士缚杵臼来见岸贾。岸贾问：“孤儿何在？”杵臼赖曰：“无有。”岸贾命搜其家，见壁室有锁甚固。甲士去锁，入其室，室颇暗，仿佛竹床之上，闻有小儿惊啼之声。抱之以出，锦绷绣襦^①，俨如贵家儿。杵臼一见，即欲夺之，被缚不得前。乃大骂曰：“小人哉，程婴也！昔下宫之难，我约汝同死，汝说：‘公主有孕，若死，谁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将孤儿付我二人，匿于此山，汝与我同谋做事；却又贪了千金之赏，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报赵宣孟之恩乎？”千小人，万小人，骂一个不住。程婴羞惭满面，谓岸贾曰：“何不杀之？”岸贾喝令：“将公孙杵臼斩首！”自取孤儿掷之于地，一声啼哭，化为肉饼，哀哉！髯翁有诗云：

一线宫中赵氏危，宁将血胤^②代孤儿。